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考目錄

崔娘遺照

崔娘本傳

宋王銍傳奇辯正

元微之年譜

唐楊巨源崔娘詩

唐李紳鴛鴦歌

唐白居易和微之夢游春百韻詩

唐沈亞之酬元微之春詞

唐王渙惆悵詞

宋秦觀調笑令

宋毛滂續調笑令

宋趙令畤蝶戀花詞

明楊慎黃鸞兒詞

明唐寅題崔娘像詩

明徐渭和唐伯虎題崔氏真詩

元陶九成崔麗人圖跋

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

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尚書

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唐書元稹傳

唐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微之繼婚河東裴氏夫人事略

唐故棗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

元王實甫關漢卿考

明劉麗華題詞

詞隱先生手札二通

附

千秋絕豔賦

附

代崔娘解嘲詩

附

評語

附

王實甫絲竹芙蓉亭劇點絳唇詞

附一折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考目錄

終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卷六

考

明會稽方諸生彙



古虞謝伯美

山陰朱朝鼎同校

崔娘遺照

見前圖中

右崔娘遺照見諸家舊本傳爲宋畫院待詔陳居中
中所摹按陶宗儀輟耕錄謂於武林見此圖命盛
子昭重摹不知正此本否祝希哲跋語謂曾兩見
此圖大略相類妖妍宛約故猶動人第稍傷肥此
本殊清麗不爾然往觀古周昉輩畫美人亦多較

豐不似近代專尚瘦弱。吳本又有唐伯虎所摹一紙，則真傷癡肥，大損風韻。或摹刻屢易，致失本真。今不并載，稍存此圖，以寄虎賁典刑。俾覽者自得於驪黃牝牡之外云爾。客問舊謂居中之畫稍肥，近否？余戲謂崔娘千古絕豔，然故不甚瘦。客詰其故，余謂子不讀微之會真詩，膚潤玉肌，豐語乎？摹寫姿態，無過此君最真耳。客大噱去，并識以備謔資。

崔娘本傳

諸本異同，凡文義並通，及疑誤莫辨者，俱疏上方，直係訛字無疑者不贅。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

不可入，或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洵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耳，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

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飭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媵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父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

或無又字

有世氏小名
驚惶二字耳

有曰驚惶三
字不知傳尾

俗本命女下

太平廣記作

銷紅語頗不

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憔悴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

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於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辭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愧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媒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統綺閒居、曾莫留盼、不謂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

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且暮若因
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
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
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
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
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
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
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
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
崔之東墻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旣望之夕張因梯

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果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謂必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儼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辭，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辭，以求其必

太平廣記無見字

或作並枕重枕而去殊復具於文理不通

屢或作莊

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異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見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遂設衾枕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脩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曩時端麗，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

知虞勃志在
我

曰、豈其夢耶、及明、睹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裯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辭、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割、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張生往往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人

觀太平廣記
作賄

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久、不復自言其情、愁嘆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憾於此行、然而君旣不憚、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嚮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旣君此誠、因命拂琴

太平廣記深
憾請木或作
深憾

或無擁面二字

使或作便從
使則去聲謂
強所遣之人
從便則與下
便安較重

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
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擁面泣下流連趣歸
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
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辭粗載於此
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
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
爲容觀物增懷但積悲嘆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
脩之道固在便安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
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喧譁
之下或勉爲語笑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

忒或作左

枕席太平廣
記作寢席也
幼作恐陋幽
劣作幽妙

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寃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斃，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見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枕席，義盛意深，愚幼之心，永謂終托，豈期既見君子，不能以禮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儻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

太平廣記作
以璽爲奇
欺

潔太平廣記
作潤

絢玉筋首句
一絢一束也

懶真字云絢
當作絢首七

候及與絢同
音

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
風委露、猶托清塵、存沒之情、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
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
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
始不絕、兼致綵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
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俾志如環不解、淚痕
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通身遐、拜
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疆
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
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

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
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
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
縹緲、低樹漸蔥龍、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
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
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襦、瑤釵行
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圃、將朝碧玉宮、因遊李
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
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鴛鴦交
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脣朱暖更融、氣清蘭

梁昭明太子

咏名士悅頤

城詩經居李

城北來往宋

家東俗本作

洛城非

腕初志作
展與前交頰
重

度當作入骨
否則與前交
光度遠交頰
矣

蕊覆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
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
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辭誓素衷贈環明
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鐙遶暗蟲華光猶
冉冉旭日漸瞳瞳乘鶯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
染麝枕膩尚殘紅暮幕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
怨鶴清漢望驚鴻海濶誠難度天高不易沖行雲無
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
張之志固絕之矣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辭張曰犬凡
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

合富貴乘嬌寵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
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
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予
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
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
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
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
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爲傍人羞不起爲郎
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
以謝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

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之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余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名篇。

按微之長慶集答姨兄胡靈之見寄五十韻詩序九歲解賦詩飲酒至斗餘乃醉時方依倚舅族舅憐不以禮數檢束得與姨兄胡靈之輩十數人爲晝夜遊又題黃明府詩序云小年曾於解縣連日飲酒余常爲觥錄事嘗於竇明府廳中有一人後

優音

至、頗犯語令、連飛數十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鄉黃丞也、又誨姪崙等書、吾生長京城、勿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不曾於喧譁處縱觀、傳言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勿從遊、寔擾雜其間、張生容順而已、及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又序詩寄樂天云、外闈郎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復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略驛、傳言渾瑊薨於蒲、丁文雅不善於軍、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又云、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諸父、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

兆翁深相駭異，祕書少監王表在坐，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傳言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諸語皆與傳文相合，其爲微之自敘無疑。至會真詩三十韻，大都皆賦鶯就張時景物。傳云：斜月熒煌，幽輝半牀。詩則首言微月透簾櫳。傳云：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詩則言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傳云：粧在臂，香在衣。詩則言口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及絳節隨金母，偶向宋家東。蕭史在樓中，皆言紅之捧鴛就已，其爲當日

授紅貽崔氏之詩無疑，署曰河南元稹續生會真詩，蓋欲諱其事，而又不能自隱，益以徵張生之卽爲稹矣。又徵之他詩，紅娘留醉打觥使及醒差及峴亭盡日顛狂醉，舞引紅娘亂打人，注舞引紅娘拋打曲名，則崔氏之名其侍兒，固有所本，亦雅麗可喜耳。

宋王銍傳奇辨正

按王銍字性之，汝陰人，宋周易博士昭素之後。父萃常從歐公學，紹興初大臣薦銍於朝，詔視科史，晚寓會稽，博學強記，讀書五行俱下，他人纔三四

行性之已盡一紙，工拙皆能記憶。凡古今疑事，多所考定，援證精博。學者推服，生平著述甚富，有七朝國史、龍城錄、樹萱錄、雪溪集略、雲仙散錄、侍兒小名錄、補諸書性之既卒，秦煝移書郡將，取其藏書。長子廉清苦學有守，拒之曰：願守此以死。郡將以禍福脅之，不聽。煝亦不能奪而止。次子明清亦多識往事，所撰有揮塵投轄二錄。其伯父王得臣亦撰塵史三卷，蓋世學也。今辨證載侯鯖錄中。

辨證

嘗讀蘇內翰贈張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

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高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爲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爲僕言，友人楊阜公嘗讀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旣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盡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自避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予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爾。然細味微之所序及考於他書。

則與季裕之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背於義者多託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他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爲人敘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曆十四年巳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矣。傳奇言生年二十二。不知女。又退之作微之妻韋氏誌文。作壻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爲校書郎。傳奇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貞元十八年。微之始中書判拔萃。授校書郎。年二十四矣。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睦州刺史鄭濟。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

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鴛鴦者乃崔鵬之女

於微之爲中表

傳奇所謂鄭氏爲異派之從母者也

非特此而已僕家

有微之作元氏古豔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其間

皆隱鴛字

傳奇言生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不書諱字者卽此意

及自有鴛鴦

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說也又有古

決絕詞夢遊春詞前敘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及敘娶

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

夢遊春詩云當年二紀餘佳節三星度韋門正全盛

出入多歡裕二紀初謂二十四歲也

其詩多言雙文意謂二鴛字爲雙

文也并書於後使覽者可考焉又意古豔詩多微之

專因鴛鴦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岫

當階翠、墻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翫逶迤。注：詩

詩云：爲見墻頭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詩人楊巨源

善日課詩。傳奇言生發其書於所知，予亦聞其說，生所舍楊巨源爲賦，崔嵬詩一絕。凡是

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爲微之無疑，況於如是之衆

邪，然必更以張生者，豈元與張受姓命氏本同所自

山邪。張姓出黃帝之後，元姓亦然，爲拓跋氏，後魏有國，改姓元氏。僕性喜討論，考

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或可見而不同，如瓦礫

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

書而探千載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

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言一

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各輩流風餘韻照映後世亦人間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鮮也雖巧爲避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詞者彰著又如此故反復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姨母鄭氏誌文當詳載於後云

按唐張籍字文昌蘇州人貞元中第進士歷官國子司業晚歲目盲見韓退之代籍與李浙東書宋張先字子野烏程人官至都官郎中特妙小詞蘇

子瞻倅杭時子野年八十五矣尚聞買妾子瞻贈
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髯毛蒼詩人老
去鴛鴦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
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東昌客略遣彭宣到後
堂蓋全用姓張事詩人以指籍籍少有才名尤長
樂府遲暮落魄第一儉父自麗情集注謂張卽張
籍東坡遂亦誤以鴛鴦屬之污穢麗人正不免千
載風流罪過耳輟耕錄以爲生卽張子野抑舛悖
甚矣又按辨證謂鴛鴦聲愛嬌小燕翼翫透迤正指
鴛鴦事然微之寄樂天百韻詩首語昔歲俱充賦

同年遇有司八人稱迴拔兩郡濫相知又樂天寄
微之百韻詩首語憶在貞元歲初登典校司身名
同日授心事一言知微之詩注同年八人樂天拔
萃登科余平判入等蓋微之與樂天同以貞元十
八年中制科此詩皆敘及第後遊宴事遊蒲之年
尚未識樂天鶯聲燕翼及上注爲見墻頭拂面花
時惟樂天知此事等語恐別有所指未必崔氏也

又宋一時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一吳人天聖三年進
士卽所謂年已八十猶畜聲伎逃齋間覽載宋子
京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世稱張三影者其
人也一汴人天聖八年進士任知亳州鹿邑縣年
四十八卒見歐陽永叔墓誌二人亦載癸辛新集

微之古豔詩春詞云

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閒懷待好風。
鴛鴦藏柳暗無人語，惟有墻花滿樹紅。

深院無人艸樹光，嬌鴛不語趁陰藏。
等閒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

鴛鴦詩云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粧。
夜合帶烟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
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
是香。頻動橫波嬌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

離思詩云

參看玉篇
亦作半綠溫
飛卿詞王叙
斜參雲髮

自愛殘粧曉鏡中，
銀釵謾篸綠絲叢。
須臾日射麝脂頰，
一朵紅酥旋欲融。

山泉散漫繞階流，
萬樹桃花映小樓。
閒讀道書慵未起，
水晶簾下看梳頭。

此纒音世漫
系指也

紅羅著壓逐時新，
杏子花紗嫩麴塵。
第一莫嫌才地弱，
些些此纒最宜人。

曾經滄海難爲水，
除却巫山不是雲。
取次花叢懶回顧，
半緣修道半緣君。

尋常百種花齊發，
偏摘梨花與白人。
今日江頭兩三樹，
可憐葉底度殘春。

按本事傳載徽之先娶京兆韋氏字蕙叢韓退之集韋夫人墓誌銘止作諱叢章逝爲詩悼之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則離思諸詩亦未必爲崔作性之蓋未之考耳

春曉云

猶言驚犬子也別本自狂非或之作如俱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猶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

古決絕詞云

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爲庭前紅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見、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開暮飛去、一

曠遊朋友

貞結牽牛別
次見蘇詩記

在東西南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可知，春風撩亂伯勞語，況是此時拋去時。握手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決絕，妾意已參差。借如死生別，安得長苦悲。噫春水之將泮，何予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絕，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況三年之曠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筍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皚皚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

隔河何事無、夜夜相抱眠、幽懷尚沈結、那堪一年事
長遣一宵說、但感久相思、何暇蹙相悅、虹橋薄夜成、
龍駕侵晨列、生憎野鶴性、遲回死恨天、雞識時節曙、
色漸曠曠、羣星欲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何時徹、有
此迢遞期、不如生死別、天公隔是妒、相憐何不便、教
相決絕、

按古決絕詞、蓋取古樂府白頭吟、聞君有兩意、故
來相決絕之語、而以各篇舊本離而爲三、題曰三
首、可笑、今正末天公隔是妒、相憐、洪氏容齋隨筆
云、樂天詩云、如今格是頭如雪、微之詩云、格是身

如夢格與隔同猶言已是也一本直作信是

雜憶云

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纔侵已上牀、憶得雙文通內裏、玉櫳深處暗聞香、

勤異編云聞當作焚

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鞦韆、

王獻之號名桃葉

寒輕夜淺繞回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

碑或作低

山榴似火葉相兼、半拂磚牆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掩、滿頭花草倚新簾、

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
憶得雙文衫子薄，鈿頭雲暎褪紅酥。

贈雙文云

豔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
有時還自笑，閒坐更無聊。
曉月行堪墮，春酥見欲銷。
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夢遊春云 七十韻

昔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
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
清泠淺漫溪，畫舫蘭篙渡。
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
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
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鴛鷺。
池光漾彩霞，曉日初明煦。
未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

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幙間，徘徊意猶懼。
閒窺東西閣，竒玩參差布。格子碧油糊，駝鈎紫金鍍。
逡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鸚鵡饑亂鳴，驕獠睡猶怒。
簾闌侍兒起，見我遙相諭。鋪設繡紅茵，施張鈿粧具。
潛窺翡翠帷，瞥見珊瑚樹。不辨花貌人，空驚香若霧。
身回夜合偏，態斂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妝蓮委露。
叢梳百葉髻，金釵重臺屨。紕軟殿頭裙，玲瓏合歡袴。
鮮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最是紅牡丹，雨來春欲暮。
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泐汭。
結念心所期，返如禪頓悟。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

檣柱音陞互
行馬也周禮
正會同之舍
設檣柱

雜沓兩京春，喧闐衆禽護。我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
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
一夢何足云，長時自婚娶。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
朝薜玉珮迎，高松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
甲第漲清池，鳴騶引朱輅。廣榭舞歲粦，長筵賓雜厝。
青春詎幾日，華實潛幽蠹。秋月照潘郎，空山懷謝傅。
紅樓嗟壞壁，金谷迷荒戍。石壓破闌干，門摧舊檣柱。
雖云覺夢殊，同是終難駐。宗緒竟何如，芬絲不成絢。
卓女白頭吟，阿嬌金屋賦。重壁盛姬臺，青塚明妃墓。
盡委窮塵骨，皆隨流波注。幸有古如今，何勞縑比素。

況余當盛時，早歲諧如務，詔冊冠賢良，諫垣陳好惡。
三十再登朝，一登還一仆，寵榮非不早，遭迴亦云屢。
直氣在膏肓，氛氲日沈痼，不盡意不快，快意言多忤。
忤誠人所賊，性亦天之付，乍可沈爲香，不能浮作瓠。
誠爲堅所守，未爲朋所措，事事身已經，營營計何誤。
美玉琢文珪，良金填武庫，徒謂自堅貞，安知受礪鑄。
長絲羈野馬，密網羅陰兔，物外各迢迢，誰能遠相錮。
時來旣若飛，禍速當如驚，曩意自未精，此行何所訴。
努力去江陵，笑言誰與晤，江花綻可憐，奈非心所慕。

慕字
重押

石竹逞姦黠，蔓青誇畝數，一種薄地生，淺深何

足妖荷葉水上生，團團水中住。瀉水置葉中，君看不

相污。

右詩微之長慶集不載，舊本攷謬，至出入多，微之集載有全篇，錄以見。

寄始成，完璧，今并梓入。

按此詩係微之爲江陵士曹掾時所寄，已別崔九年，蓋喪韋氏之次年也。又微之嘗自彙其詩爲十體，寄樂天詩序云云。又有以于教化者，近昵婦人，暈淡眉目，縮約頭髻，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豔，因爲豔詩百餘首，有今古兩體。古詩十七首，皆所謂豔體詩也。今長慶集不載，洪景伯謂別有小集十卷，今逸不見，又微之別有感事一首。

富貴年皆長，風塵舊轉稀。白頭方見絕，遙爲一沾衣。
憶事一首，夜深閒到戟門邊，却繞行廊又獨眠。
明月滿庭池水綠，桐花垂在翠簾前。二詩真爲崔
作無疑，性之顧不及何耶？今參入。

微之年譜

已未代宗大曆十四年

是歲微之生

庚申德宗建中元年

辛酉至甲子與元元年

是歲崔氏生

乙丑正元元年丙寅

至癸酉九年

是歲微之明經及第

甲戌至已卯十五年

十二月辛未成

寧王渾瑊薨於蒲，丁文雅不能御軍，遂作亂。

庚辰十六年

是歲微之年十二，傳奇言生

年二十二，未近女色。崔氏年十七，傳奇言於今至正元庚辰十七年矣。

辛巳十七年

是歲

徵之年二十三傳奇言以文調及期西去所謂文戰不利遂止京師崔氏書所謂春氣多厲正次年春也

壬午十八年

是歲徵之年二十四以中書判第四等授校書郎傳奇言後歲餘崔已委身於

人生亦有所娶按退之作徵之妻章叢誌曰選壻時
慎始以選授校書郎即與徵之夢遊春二紀初三星
度所謂有所娶之言同
癸未十九年至乙酉順宗永正元年丙

戌憲宗元和元年

是歲徵之年二十八歲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第拜左拾遺出爲河

南
丁亥戊子三年

是歲授監察御史
巳丑四年
是歲喪韋氏年二十七

庚寅五年

是歲拜江陵上曹掾
辛卯至甲午九年
是歲拜從事
乙未

十年

是歲通州召人
都又徙判司馬
丙申至巳亥十四年
是歲徙虢州長史爲

膳部員外郎

庚子十五年

是歲穆宗卽位轉祠部郎中知制誥
辛丑穆宗長

慶元年

是歲擢翰林學士
工部侍郎平章事
壬寅三年
是歲出爲同州刺史
癸卯

甲辰四年

是歲擢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

乙巳敬宗寶曆元年丁未

文宗太和元年己酉三年

是歲召爲尚書右丞、旋改鄂岳節度使

庚戌

辛亥五年

是歲薨於鎮、年五十二

按性之敘微之年譜謂代宗大曆十四年生卒以文宗太和五年而唐詩紀事載白樂天詩序注云微之生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卒太和五年後又引樂天詩注微之卒於太和六年前後矛盾當以年譜爲正

唐楊巨源崔娘詩

見本傳以下詩詞類

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艸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

思腸斷蕭娘一紙書

按楊巨源字景山，蒲州人，貞元中進士，文宗太和
中爲河中少尹，蓋微之遊蒲時所識，所賦崔娘詩
中庭蕙草雪消初，一作中庭霜冷葉飛初，一紙書
作一劄書，微之長慶集有贈別楊員外巨源詩，憶
昔西河縣下時，青衫顛額宦名卑，揄揚陶令緣求
酒，結托蕭娘只在詩，朱紫衣裳浮世重，青黃世序
長年悲，白頭後會知何日，一殘煩君不用辭，所謂
結托蕭娘者，正此詩耳。

唐李紳鶯鶯歌

百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綠窻嬌女字鶯
鶯、金雀鴉、鬟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
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曾出、河橋上將
亡官軍、虎旗長戟交壘門、鳳凰詔書猶未到、滿城戈
甲如雲屯、家家玉貌棄泥土、少女嬌妻愁被虜、出門
走馬皆健兒、紅粉潛藏欲何處、嗚嗚阿、母啼向天窻
中抱女投金鈿、鉛華不顧欲藏豔、玉顏轉瑩如神仙
此時潘郎未相識、偶住蓮館對南北、潛嘆恹惶阿、母
心、爲求白馬將軍力、明明飛詔五雲下、將選金門兵
悉罷阿、母深居雞犬安、八珍玉食邀郎飡、千言萬語

對生意、小女初笄爲姊妹、丹誠寸心難自比、寫在紅箋、方寸紙、寄語春風伴落花、彷彿隨風綠楊裏、窻中暗讀人不知、剪破紅綃裁作詩、還把香風易飄蕩、自令青鳥口銜之、詩中報郎含隱語、郎知暗到花深處、

三五月明當戶時、與郎相見花間路、

路舊作語重前誤今正

按李紳字公垂、亳州人、爲人短小精悍、號短李、精於詩、武宗朝、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李德裕、元稹同時、稱三俊、太和中、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與微之後先守越、貞元十八年、尚以布衣遊越、見龍藏寺碑記、鴛鴦歌、蓋未第時作也、所著有追昔遊

詩三卷今李集不見舊本鷓鴣歌皆止載至芳草
花時不曾出八語卽豔異編亦然餘見董解元詞
中董本析而爲四

唐白居易和微之夢遊春百韻詩

并序

微之旣到江陵又以夢遊春詩七十韻寄予且題其
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
不知樂天知吾者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予辱斯言
三復其旨大抵悔旣往而悟將來也然予以爲苟不
悔不悟則已若悔於此則空悟於彼也反於彼而悔
於妄則空歸於真也況與足下外服儒風內宗梵行

者有目矣。而今而後，非覺路之返也，非空門之歸也。將安返乎？將安歸乎？今所和者，其章指卒歸於此，夫感不甚，則悔不熟，感不至，則悟不深，故廣足下七十韻爲一百韻，重爲足下陳夢遊之中，所以甚感者，敘婚仕之際，所以至感者，欲使曲盡其妄，周知其非，然後返乎真，歸乎實，亦猶法華經敘火宅，偈化城，維摩經入淫舍，過酒肆之義也。微之微之，予斯文也，尤不可使不知吾者知，幸藏之云爾。

昔君夢遊春，夢遊仙山曲，恍若有所遇，似愜平生欲。因尋菖蒲水，漸入桃花谷，到一紅樓家，愛之看不足。

池流渡清泚，草嫩蹋綠蓐。門柳暗全低，簷櫻紅半熟。
 轉行深深院，過盡重重屋。烏龍臥不驚，青鳥飛相逐。
 漸聞玉珮響，始辨珠履躅。遙見窻下人，娉婷十五六。
 霞光抱明月，蓮豔開初旭。縹緲雲雨仙，氛氳蘭麝馥。
 風流薄梳洗，時世窺粧束。袖輒異文綾，裙輕單絲縠。
 裙腰銀線壓，梳掌金筐感。帶纈紫葡萄，袴花紅石竹。
 疑情都未語，付意微相矚。眉斂遠山青，鬟低片雲綠。
 帳牽翡翠帶，被解鴛鴦襪。秀色似堪飡，穠華如可掬。
 半捲錦頭席，斜鋪繡腰褥。朱脣素指勻，粉汗紅綿撲。
 心驚夢易覺，夢斷覓難續。籠委獨栖禽，劔分連理木。

此數字真
逐逐與後抑

不尚

陳隋同

存誠期有感，誓志真。無黷京洛八九春，未曾花裏宿。
壯年徒自棄，佳會應無復。鸞歌不重聞，鳳兆從茲卜。
韋門女清貴，裴氏甥賢淑。羅扇夾花燈，金鞭攢繡轂。
既傾南國貌，遂坦東牀腹。劉阮心漸忘，潘楊意方睦。
新脩履信第，初食尚書祿。九醞備聖賢，八珍窮水陸。
秦家重蕭史，彥輔憐衛叔。朝饌愧獨盤，夜醪傾百斛。
親賓盛輝赫，妓樂紛曄煜。宿醉纔解醒，朝飲俄枕麩。
飲過君子爭，令甚將軍酷。酪酏歌鷓鴣，顛狂舞鸚鵡。
月流春夜短，日下秋天速。謝傅隳過駒，蕭娘風送燭。
全彫薜花折，半死梧桐秃。闌鏡對孤鸞，哀猿留寡鵠。

續音
樂音

淒淒隔幽顯，冉冉移寒暝。萬事此時休，百身何處贖。
提攜小兒女，將領舊姻族。再入朱門行，一傍青樓哭。
櫪空無廐馬，水涸失池鷺。搖搖落廢井，桐荒涼故籬。菊
蕓苔上几閣，塵土生琴筑。舞榭綴蠨蛸，歌梁聚蝙蝠。
嫁分紅粉妾，賣散蒼頭僕。門客思徬徨，家人泣咿噢。
心期正消索，宦序仍拘跼。懷策入峭函，驅車辭邾郟。
逢時念旣濟，聚學思大畜。端詳筮仕著，磨拭穿楊鏃。
始從讎校職，首中賢良目。一拔侍瑤池，再陞紆繡服。
誓酬君王寵，願使朝廷肅。密勿奉封章，清明操憲牘。
鷹韝中病下，豸角當邪觸。糾繆盡東周，申寃動南蜀。

危言詆閹寺，直氣忤鈞軸。不忍曲作鈞，乍能折爲玉。
捫心無愧畏，騰口有謗讟。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禍福。
車摧太行路，劔落豐城獄。襄漢問修途，荆蠻指殊俗。
謫爲江府掾，遣事荊州牧。趨走謁麾幢，喧煩視鞭朴。
簿書常自領，縲囚每親鞠。竟日坐官曹，經旬曠休沐。
宅荒渚宮草，馬瘦畝田粟。薄俸等涓毫，微官同桎梏。
月中照形影，天際辭骨肉。鶴病翅羽垂，獸窮牙爪縮。
行看鬢間白，誰勸杯中綠。綠字重押，或涼，
辭二字之誤。時傷大野
麟，命問長沙鵬，夏梅山雨漬，秋瘴江雲毒。巴水白茫茫，
楚山青簇簇。吟君七十韻，是我心所蓄。旣去誠莫

追將來幸前勗欲除憂惱病當取禪經讀須悟事皆
空無令念相屬請思遊春夢此夢何閃倏豔色卽空
花浮生乃焦穀良姻在佳偶頃刻爲單獨入仕欲榮
身須臾成黜辱合者離之始樂今憂所伏愁恨僧祇
長歡榮刹那促覺悟因傍喻迷執由當局膏明誘闇
蛾陽焱奔癡鹿貪爲苦聚落愛是悲林麓水蕩無明
波輪迴生死輻塵應甘露灑垢待醍醐浴瘴欲智鎧
燒魔須慧刀戮外熏性易染內戰心難弼法句與心
王期君日三復

微之常以法句及心王頭陀
經相示故申言以卒其志也

按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幼敏悟絕人與元稹同

此復字首福
及復也崇前
仰不同

舉制科交契甚厚。樂天守杭州時，微之以浙東觀察使駐越，多所倡酬。篇咏以詩，箚往來不間。故微之百韻詩注，謂時惟樂天知此。樂天和夢遊春詩序，謂微之既到江陵，又以夢遊春七十韻寄予，且題其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云云。蓋微之既喪韋氏之後，猶不能忘情於崔，故爲此詩以貽白而白和篇，誦語與微之脗合，真所謂惟樂天知此事者也。

唐沈亞之酬元微之春詞

黃鸝啼時春日高，紅芳發盡井邊桃。美人手暖裁衣

易片片輕花落剪刀

按沈亞之字下賢吳興人登進士爲殿中侍御史詩載集中題曰春詞酬元微之今微之長慶集不見原倡春詞或卽傳中所謂立綴春詞二首以授紅娘者耶

唐王渙惆悵詞

冰蠶薄絮鴛鴦綺半夜佳期並枕眠鐘動紅娘喚歸去對人勻淚拾金鈿

按王渙字群吉大順二年進士爲考功員外郎嘗賦惆悵詞皆咏古美人自崔娘至玉嬙凡十二首

今錄崔娘一首

宋秦觀調笑令

并引詩

崔家有女名鶯鶯，未識春光先有情。河橋兵亂依蕭寺，紅愁綠慘見張生。張生一見春情重，明月拂墻花影動。夜半紅娘擁抱來，脈脈驚魂若春夢。

春夢神仙洞，冉冉拂墻花。樹動西廂待月知，誰共更覺玉人情重。紅娘深夜行雲送，困軀釵橫金鳳。

按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號淮海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蘇長公以爲有屈宋才薦除國史院編脩官作調笑令詞十首咏明妃以下諸美人

每篇冠以一詩而詞之首語卽用詩末語二字蓋
詩以引詞本不可析舊本以詩詞各署誤楊用脩
詞林萬選亦取灼灼一首詩詞漫列不分至末語
淚滿紅綃寄腸斷處注云闕文而下文復以腸斷
繡簾捲接去可笑蓋大儒已作偏矣

宋毛滂續調笑令

并引詩

春風戶外花蕭蕭綠牕繡屏阿母嬌白玉郎君恃恩
力尊前心醉雙翠翹西廂月冷濛花霧落霞零亂墻
東樹此夜靈犀已暗通玉環寄恨人何處

何處長安路不記墻東花拂樹瑤琴理罷霓裳譜依

舊月隳風戶，薄情年少如飛絮。夢逐玉環西去。
按毛滂字澤民，號東堂，江山人。元祐中，蘇子瞻守
杭，滂爲法曹，子瞻重其文，薦於朝，擢知秀州。右詩
及詞，蓋倣秦淮海爲之者。咏古美人，自崔徽而下
凡八人，語甚綺麗。見東堂集。舊本署曰李邴，非。

宋趙令時蝶戀花詞

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載於本集而出於
小說，或疑其非是。今觀其詞，自非大手筆，孰能與於
此。至今士大夫極談幽玄，訪奇述異，無不舉此以爲
美話。至於倡優女子，皆能調說大略，惜乎不比之以

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絃好事君子極飲肆
歡之際願欲一聽其說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或紀其
略而不及終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於暇日
詳觀其文略其煩褻分之爲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
詞或全撫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別爲一曲載之傳前
先序全篇之意詞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
篇見意奉勞歌伴先聽格調後聽蕪詞

麗質仙娥生月殿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墻東
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密意濃歡方有便不奈
浮名旋遣輕分散最是多才情太淺等閒不念離人

怨右一闕卽小序中所謂別爲一曲載之傳前先序

全篇之意者舊本漫列且以一二三四次第其數

并前小序所謂分爲十章

者更作十一章可笑之甚

傳余所善張君至終席而罷奉勞歌伴再和前

聲

後傳醉每段末皆有此二語

錦額重簾深幾許繡履彎彎未著難朱戶強出嬌羞

都不語絳綃頻掩酥胸素黛淺愁生粧淡竚怨絕

情凝不肯聊回顧媚臉未勻新淚污梅英猶帶春朝

露

未著難朱戶舊本俱譌作未肯離朱戶以不解文理之故傳言崔辭以疾故言不欲著繡履而難於

朱戶之出也况下文又有不肯聊回顧

之語可複至是耶恐生作愁紅亦謬

傳張自是惓惓願致其情至立綴春詞二首以

授之、

懊惱嬌娘情未慣、不道看看、役得人腸斷、萬語千言、
都不管、蘭房跬步如天遠、廢寢忘餐、思想遍、賴有
青鸞、不比憑魚鴈、密意香牋、論繾綣、春詞一紙芳心
亂、娘舊本作癡、役作逗、不比作不必、皆謬、役、使也、言使得人腸斷也。

傳是夕紅娘復至、至疑是玉人來、

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深心、百種成牽繫、青翼驀然
來報喜、花牋微諭相容意、待月西廂人不寐、簾影
搖光、朱戶猶慵閉、花動拂墻紅萼墜、分明疑是情人

至、

情人舊本作玉人、謬。

傳張亦微喻其旨，至於是絕望矣。

屈指幽期惟恐誤，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壓墻
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不謂蘭誠金石固，斂袂
怡聲，恣把多情數。惆悵空回誰共語，只應化作朝雲
去。恰到舊本
作恰道誤

傳後數夕，張君臨軒獨寢，至瑩於裯席而已。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斷腸
凝望際，雲心捧得嫦娥至。玉困花柔羞拭淚，端麗
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香猶在粧留
臂。

傳自後又十餘日至張生遂西

一夢行雲還覽阻、盡挹深誠、綴作新詩句、幸有青鸞
堪密付、良宵從此無虛度、兩意相歡朝又暮、爭奈

郎鞭蹙指長安路、最是動人愁怨處、離情盈抱終無

語、

朝又暮舊本
作暮與暮謬

傳不數月、張生復遊於蒲、至趣歸鄭所、遂不復
至、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恁雙棲、又遣分飛去、灑翰贈言
終不許、援琴請盡奴心素、曲未成聲先怨慕、忍淚
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悽咽處、絃腸俱斷梨花

雨、心素、舊本作衷素、
離愁、作離情、皆誤、

傳、詰且、張生遂行、至于萬珍重、

別後相思、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鴈、却寫花牋
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獨寐良宵、無計遣、夢裏
依稀、蹙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已斷、半衾如煖、人猶
遠、相思、舊本作思君、
花牋、作紅牋、皆謬、

傳、玉環一枚、至勿以鄙、爲深念也、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珮玉絲絲
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一環欲長圓、絲萬繫、竹上
爛斑、盡是相思淚、物會見、郎人永棄、心馳魂去、人于

里物指玉環絲竹等謂物且見郎人却永棄也舊本不達此意改作勿謂見郎可唾

傳張之友聞之至憐取眼前人

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眼不爲傍人
移步懶爲郎憔悴羞郎見青翼不來孤鳳怨路失
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那計遣情深何似情俱

淺

情俱淺信木作郎情淺謬

逍遙子曰樂天謂微之能道人意中語僕於是益知
樂天之言爲當也何者夫崔之才華婉美詞采豔麗
則於所載緘書詩章盡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態則
不可得而見及觀其文飄飄然彷彿出於人目前雖

丹青模寫其形狀、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僕嘗采撫其意、撰成鼓子詞十章、示余友河東白先生、先生曰、文則美矣、意猶有不盡者、胡不復爲一章於其後、且具道張之與崔、旣不能以禮定其情、又不能合之於義、始相遇也、如是之篤、終相失也、如是之遽、必及於此、則全矣、余應之曰、先生真爲文者矣、言必欲有始終箴戒而後已、大抵鄙靡之詞、止欲歌其事之所可歌、不必如是之備、若夫聚散離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同惜也、又況崔之始相得而終至相失、豈得已哉、如崔已他適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

詩以謝之、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豈獨生彼者耶、余因命此意、復成一曲、綴於傳末、

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新來銷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棄擲前歡俱未忍、豈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

按趙令時字德麟、號聊復翁、宋宗室、封安定郡王、與蘇黃諸公友善、著侯鯖錄、王性之傳奇辨證、正見錄中鯖亦作脰、音貞、煎炙魚肉也、西京雜記謂

漢婁護傳食五侯競致奇膳合以爲鯖世謂五侯鯖錄中多采雜事故取名編嘗次第崔娘傳中語綴蝶戀花詞十二章以授謳者署曰逍遙子蓋寓名也元每詞撫敘傳文稍裁節其語舊本以煩複止敘傳云某語至某語今仍其舊第前後兩小序類爲俗子纂易悉從侯鯖錄更定

明楊慎黃鶯兒詞

何處闕仙粧鎖祇園春夜長垂鬟淺黛情先向融融粉香熒熒淚光遊春夢斷空相望問伊行爲誰惆悵

憔悴只因郎

詞隱生云爲誰惆悵改作平平仄仄乃吐

按楊慎字用脩號升菴成都人嘉靖中大學士廷和子第狀元以議大禮得罪謫戍滇南博學高才著述甚富所作黃鶯兒八首悉取前毛滂續調笑令詠崔徽諸美人詩以寄今調命曰調笑白語詞首二字各因本詩末語亦用秦淮海調笑令例此詞以咏鶯鶯載博南新聲

明唐寅題崔娘像

身

辰琵琶寫語番成

伯虎詩刻
本文總此
得之口傳
失首二句
中復多誤
字未敢臆
決凡同好
有存本

怨栲栳量金買斷春一捻腰肢底是瘦九迴腸斷向誰陳西廂待月人何在秋水茫茫愁殺人

者能以見
據此
傳一郡

相逢一作西
廂總一作已
子一作尊特
一作故

按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別號六如居士吳縣人
少負雋才性豪宕不羈舉南畿鄉薦第一坐事充
浙江省吏以廢詩畫皆楚楚絕人此手摹崔像而
係之詩者吳本刻置首簡今伯虎集不載

明徐渭和唐伯虎題崔氏真

彷彿相逢待月身不知今夕是何辰行雲總作當年
散胡粉空傳半面春嫁後形容難不老畫中臨榻也
應陳虎頭亦是登徒子特取妖嬌動世人

徐文長先生諱渭別號天池山陰人余師也少穎
甚爲諸生以古文辭客胡督府幕中聲籍一時卒

不遇以奇死，先生詩文書繪，俱高邁警絕，爲世寶重。往先生居，與予僅隔一垣，就語無虛日，時口及崔傳，每舉新解，率出人意表。人有以刻本投者，亦往往隨興，偶疏數語，上方故本各不同，有彼此矛盾，不相印合者。余所見凡數本，惟徐公子爾兼本較備而確，今爾兼沒不傳，世動稱先生注本實多。屬筆，且非全體也。此詩和伯虎題崔像，蓋先生最喜伯虎栲栳量金之句。一日過先生柿葉堂，先生朗誦和篇，因命余并次，余勉呈一首，先生謬加賞借，且謂結句當時不是，羞郎面，應悔明珠錯贈人。

二語正得崔娘不寫之恨。今先生逝矣，追憶往事，
馨歎猶溫，不勝有山陽之悵，并附以當一慨。

元陶九成崔麗人圖跋

以下
文類

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畫唐崔麗
人圖，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爲字，聯徽氏姓崔，非烟空
采畫，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
紅樹，曾與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銜命陝右，道出於
蒲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
照在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
用心，迨將勉情鍾終始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

輟耕錄俱作
雙鷹後同今
本俱作雙鷹
鷹鷹前從鷹
鷹多境所以
為奇改者不
識耳

知伯勞之歌以記云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
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鬻雙
鷹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
人綃裳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鷹圖雖佳非君几
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鷹名冠古今願托君爲重
覺而怪之未卜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攜鷹圖來且
四軸余意麗人雙鷹符此數耳繼出一小軸乃夢所
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出蒲東
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真十洲種玉大誌空之題
畫詩書皆絕人品也余驚詫良久時有司群官吏環

視因縮不目托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相感果何如邪豈法書名畫自有靈耶抑名不朽者隨神耶遇合有定數耶余嘗謂關雎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豔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夫弗學況女流乎故近世非無色秀往往脂粉腥穢鴛鴦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於我義弗辭已空之者蓋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爲鞏西簿遺山謂泰和有詩名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迄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共五百九字雖

不知璧水見士爲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矣因
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制雖見
而愛之就爲錄文於上按元微之事云云見侯鯖錄
中

按陶九成字宗儀號南村天台人寓居雲間多聞
故實著輟耕錄三十卷金元院本名目及雜劇曲
名唱曲病等皆見錄中

○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
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尚
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白居易撰

平昌樞文粹
文苑英華作
武平白氏長
慶作傳單

謙

文粹府君下
有字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嚴隋兵部尚書封平昌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諱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榮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卽僕射府君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試判入四等署祕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卽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爲河南尉丁陳留太夫

集作杖不能起

癸文粹長慶集作病

浙右帥一作右使

人憂哀毀過禮杖而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
使於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
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三
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氏名其子朝廷疾東諸侯
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
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入
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
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
決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愬凡此數十事或奏或劾或
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咸不快意會

英華作知有
有皇帝二字

英華作知有
輔弼之才

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嗾，坐公專達作威，黜爲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旣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俗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得位，方將行已志，答君知，無何有儉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

文粹作道不
可過送
揮作塵

英華作鑿勞
逸

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爲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亡戶逋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者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通詔使導呵揮鞭有見血者路闕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趣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庸流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各築陂塘春貯雨水

葬華作無凶
年

聘贈者附錄
聘贈物也春
秋武氏子來
求贈贈公幸
傳車馬曰贈
皆贈曰聘長
慶非作轉贈
文粹作贈贈
上有贈尚書
存僕射必聘
贈之誤金正
存僕射葬華

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饑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太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於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加贈贈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齟齬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

積英筆作程

長女暨諸孤等號護唐嬰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祔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卷題爲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爲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爲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漳

次條作來歸

次條作修一職

次條爲翰下
有取字

次條作借借
惜哉

鄉凡十年、髮斑白而歸來、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
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
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
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
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
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
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書銘於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夭、位兼將相、不謂之少、
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嗟乎哉、
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

已矣夫。

按微之卽傳所稱張君，自董解元益名曰珙實甫，因之，世人遂意真更有其人。今錄墓誌全文，亦論世者知微之文章節義，表著當時，不得以風流一肯爲名賢掩也。

元文長慶集與唐文粹及文苑英華各字有異同，除參定外，互

列上方。

唐書元稹傳

節文

宋祁撰

上河南以概
言下河南以
郡言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六代祖嚴爲隋兵部尚書，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

聖語文多不
收

後傳又音
參

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
子宮布撓國政。稱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云。條
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盤石。三出宮
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群臣。廣聰
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
省出入。收游。于時論。儻高弘本、豆盧靖等。出爲刺史。
閏旬。追還詔書。稱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
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爲河南尉。
以母喪解服。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
使嚴礪違詔過賦數百萬。沒入塗山甫八十餘家田。

產奴婢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礪黨怒，俄分司東都，時浙西觀察使韓臯杖安吉令孫解，數日死，武寧王紹護送監軍，蓋昇喪乘驛，內喪郵中，吏不敢止，內園擅繫人，踰年臺不及知，河南尹誣殺諸生尹太階，飛龍使誘亡命奴爲子，田季安盜取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賈錢千萬，凡十餘事，悉論奏，會河南尹房式坐罪，禎舉劾，按故事，追攝移書停務，詔薄式罪，召禎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禎不讓，中人怒，擊禎收面，宰相以禎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絳、崔群、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

司馬改號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于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問稹今安在，曰爲南宮散郎，卽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爲士類訾薄。稹內不平，因誠風俗，詔歷詆群有司，以逞其憾。俄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

有所論奏，共沮卻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稹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群議，乃罷弘簡。而出稹爲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稹思立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翼於深州，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虛告二十，以便安募士。稹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誅裴度曰：于方爲稹結客，將刺公。度陰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詔韓臯、鄭覃及逢吉、維治無刺度狀。而方計暴聞，遂

與度偕罷宰相，出爲同州刺史。諫官爭言度不當免，而黜稹輕。帝獨憐稹，但削長春宮使，初獄未具。京兆劉遵古遣吏羅禁稹第，稹訴之。帝怒，責京兆，免捕賊尉。使使者慰稹，再恭徙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郵子萬人不勝其疲，稹奏罷之。太和三年，召爲尚書左丞，務振綱紀。出郎官尤無狀者七人。然稹素無檢，望輕，不爲公議所右。王播卒，謀復輔政甚力，訖不遂。俄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所論著甚多，行於世。在越時，辟竇鞏鞏天下工爲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稹始言。

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
守附宦貴得宰相居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
不飾云、

按樂天誌微之亟稱其賢不置而景文史傳不無
輕薄之訾蓋柄三人者故爾然微之觀察吾越時
樂天方刺杭州日以詩筴往來酬唱至村墅書塾
所謂無非微之詩者宋王龜齡賦會稽謂元微之
一代奇木能侍玉皇謫居蓬萊賓賓鄰白唱酬往
來故其俗至今好吟咏而多風騷之才其風流雅
致有足多者故錄先誌而後史

唐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韓愈撰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爲顯官、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爲太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祕書監、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僕射娶裴氏、臯女、臯爲給事中、臯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爲季女、愛之、選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祕書省中、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

婦善

天叶於九友

宮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遂固前受教於賢父母得其良夫及及教於先姑氏率所事所言皆從儀灑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敘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太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天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於好辭以永於聞

按徽之初婚韋氏卽傳言張亦有所娶者賢而早卒傳奇言鶯從張附會語耳

微之繼婚河東裴氏夫人事略

唐范攄

元公初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官未達而苦貧繼室河東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爲佳偶初韋蕙叢卒不勝其悲爲詩悼之曰謝家最小偏憐汝嫁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盡篋况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贈錢過百萬爲君營葬復營齋又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復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是時中門外構縱幕候天使送節忽聞宅內慟哭侍者曰夫人也乃傳聞節鉞將至何長慟焉裴

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寄情未半相見所以
如此立贈柔之詩曰窮冬至鄉國正歲到京華自恨
風塵異常看遠地花碧幢還照耀紅粉莫咨嗟嫁得
浮雲婿相隨却是家裴氏柔之答曰侯門初擁節御
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惟愁別是親黃鸞遷古木珠
履墜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元公與裴氏琴
瑟和諧亦房帷之美也余故手編錄之與好事者共
焉

右見唐范攄雲溪友議攄咸通時五溪人故以名
其書長慶集及他書皆言微之繼娶裴氏而此書

作袁氏意字形相近傳寫之誤當以裴爲正其言
曾經滄海一詩爲悼韋氏而作亦非爲崔賦之一

證也

唐故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
給事郎試太常寺奉禮郎攝衛州司法參軍

秦貫纂

以貫擬同
河陰生雲鄭
許同姓不
當云封舅之
地

鄭之先自周王封舅之地因而氏焉別派五流探源
一至是以滎陽之望得爲首稱其下公侯接武台衡
繼蹟雕軒繡軸之榮羽蓋朱轎之盛由魯史記迄於
唐春秋實鄭氏爲衣冠之泉藪也高祖世斌皇左司

伯常與祖有
常相似不應
少觸其諱殊
不可解
環瑰同音歸

郎中磁隰二州刺史新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曾
祖玄嘉皇新都長水縣令襲封新鄭縣開國男祖有
常皇吏部常選襲封新鄭縣開國男烈考探賢皇魏
州昌樂朝城莘縣令府君諱恒字伯常皇試太常寺
協律郎文業著於當時禮義飾於儒行少有倜儻之
志長負環琦之名不苟譽以求榮每親仁以竭愛爲
中外模範成朋友宗師樂善孜孜不愠知鮮量苞江
瀆氣合風雲今之古人人惟上士神不優德配壽胡
差先夫人之亡蓋世一霜也享年六十夫人博陵崔
氏令門清族慶餘承善四德兼備六親雍和仁讓得

於天真慈惠立於素尚母儀內則動靜可師禮行詩
風進止成法雖婕妤女史大家經教承之於諷習推
之於行源者亦異代殊人其歸一旨未亡之嘆孀齡
杳然玉沒何先蘭然遽至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
病終於洪澳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六以大中十二年
二月十七日合祔於先塋之側其鄉呈原隰之號載
於舊記此闕而不書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嗣子六
人長曰頊攝汲縣丞知朝城縣事早亡女曰珮早亡
次曰瑾次曰玘次曰璿次曰琬咸繼遺芳克修至行
銜哀茹毒追攀罔極將營護窆泣告於業文者爲之

銘云、

仕門雙美兮、令德咸芳、甲族齊盛兮、英華克彰、允文允武兮、書劔名揚、蘊儀度兮、闔門譽長、珠沉玉沒兮、人誰靡傷、桂殞蘭凋兮、共泣摧香、垂修名兮、允謂不亡、傳盛事兮、多載彌光、聽悲風兮、松韻連岡、刻貞石

兮、永誌玄堂、

舊本疏云、按聖談、近內黃野中、掘得鄭恒墓誌、乃給事郎秦貫撰、其敘恒妻、則

博陵崔氏、世遂以崔爲鶯鶯、余按會真記、雖謂鶯鶯委身於人、而不著名氏、鄭恒之名、特始見於西廂傳、奇蓋烏有之辭也、世以墓誌之銘、偶與烏有之辭合、而鄭恒之配、又適與鶯鶯之氏同、遂以墓誌之崔爲鶯鶯誤也、況會真記止言崔氏孀婦、將歸長安、不言博陵、又無緣葬在內黃、且墓誌之崔、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享年七十有六、邇其生當在德宗建中元年庚申、若鶯鶯之生、會真記以爲甲子歲、乃興

其遺其縣治

也

元元年，少庚申，四歲墓誌屬續之期，蓋得於鄭氏家狀，會真記設脫之歲，必得於鴛鴦之自言，並不應誤。鄭恒之配，蓋別一崔氏也。又傳汲縣令，葑治得石於地中云云。

按鄭恒故篤行賢者，配崔氏亦婉婉可師。董解元以姓氏時代偶同，遂掇入詞中，世猥不察，脫非誌。薛、污、巖甚矣。因載末簡爲恒一湔雪之云。又按爾雅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後世遂加皇、王、皇皆大也，尊稱也，非僭辭也。誌中恒系自父祖而上，皆係皇，並古法。今韓柳元白及唐諸賢集中誌文皆稱皇考、皇妣等，可證俗以皇字係下讀，殊謬。詞隱先生獨謂當屬下句，言爲皇朝某官也，復質。

下之更月言云 一ノ末ノ
之焦太史先生太史復書謂唐宋人稱祖考例係
以皇所解大也尊稱也良是今歐曾王集皆然如
朕爲古人通稱後乃爲人主專稱耳又誌中自恒
以上至高曾皆係皇字而於子頊下獨否則爲尊
稱必矣今斷從屬上句石林燕語皇考尊稱自周
原離騷稱朕皇考曰伯庸
則以皇考爲父浴習已久雖儒者不能自異○樂
天集自撰醉吟先生墓誌兄幼文皇浮梁縣主簿
弟行簡皇尚書膳部郎中則兄弟亦可稱皇也○
癸辛外集引尚書泰誓我皇多有之孔傳訓皇爲
前皇不仕者乃故不仕也抑繫甚
矣皇元與遑通蔡傳注可據也

王實甫關漢卿考

按元大梁鍾嗣成錄鬼簿載王實甫關漢卿皆大

都人漢卿號已齋叟爲太醫院尹或言漢卿嘗住
於金、金亡不肯仕元爲節甚高實甫漢卿皆字非
名也藝苑卮言謂西廂久傳爲關漢卿作邇乃有
以爲王實甫者且引太和正音譜載實甫詞十三
本以西廂爲首漢卿六十本不載西廂爲據然正
音譜係國朝寧濬臞仙所輯實本之錄鬼簿二
人生同時居同里或後先踵成不可考特其詞較
然兩手略見前序及例中卮言又謂或言至郵亭
夢止或言至碧雲天止則不知元劇體必四折記
中明列五大折折必四套碧雲天斷屬第四折四

套之一無疑又寶甫之記本始董解元董詞終鄭
恒觸階而實甫願關之以待漢卿之補所不可解
耳

○附劉麗華題辭

長君嘗示余崔氏墓文乃知崔氏卒屈爲鄭婦又不
書鄭諱氏意張之高情雅致非鄭可驟明矣崔業已
委身恐亦未必無悔迨張之詭計以求見此其宛轉
慕戀有足悲者而崔乃謝絕之竟不爲出又何其忍
情若是耶不然豈甘真心事鄭哉彼蓋深於怨者也
董解元關漢卿輩盡反其事爲西廂傳奇大抵寫萬

古不平之憤亦發明崔氏本情非果忘張生者耳此其事或然或否固不暇論之也嘉靖辛丑歲上巳日金陵劉氏麗華書於凝香館

按劉麗華字桂紅金陵富樂院妓也刻有口傳古本西廂記此其題辭范子虛跋稱麗華光豔無匹性聰敏端慎嘗稱說崔氏心慕效之又怪不能終始於張每誦其書未嘗不撫卷流涕也范不知何許人所云長君則吳人張姓蓋雅與麗華狎者題辭中謂崔氏所適之鄭無諱字及作傳奇不及實甫皆未的然第言崔氏蓋深於怨非果忘情張生

者其詞淋漓悲愴有女俠之致又嘉靖辛丑抵今七十餘年想像其人不無美人塵土之感故采附未簡

附詞隱先生手札二通

頃來兩勤芳訊僅能一致報柬何乃又煩先生注念重以佳集之貺耶日盥洗莊誦真使人作天際真人之想豈直時輩不敢稱小巫遂今元美先生難爲前矣所寄南曲全譜鄙意僻好本色殊恐不稱先生意指何至慨焉辱許敘首簡耶翹首南鴻日跂琳壁爲望不淺耳王寶甫新釋頃受教已有端緒俟旣脫藁

千乞寄示、或有千慮之一得、可備采擇也、小兒倖薦、
至勤呂長公、動色相聞、而茲先生亦借齒牙、感矣感
矣、病後不能作字、又屬近寒、呵凍草復、仰希在宥、嘉
平望日

其二

昨從瑤山丈所得先生所致手札、并新咏二冊、曠若
復面、何先生之不吐棄不佞至此也、感且次骨矣、頃
辱示西廂考注、業精詳矣、更無毫髮遺憾矣、真所謂
繭絲牛毛、無微不至者耶、既承下問、敢不盡其下臆、
蓋作北詞者、難於南詞幾倍、而譜北詞又難於南詞

幾十倍北詞去今益遠漸失其真而當時方言及本色語至今多不可解卽正音譜所收亦或有未確處誰復正之哉今先生所正誠至當矣又以經史證故實以元劇證方言至千古之冤舊爲群小所竄若衆喙所嘗者具引據精博洗發痛快自有此傳以來有此卓識否也敬服敬服承諭依正音譜以襯字作細書甚善第更乞詳查每調旣以譜爲主至於入聲字更查中原音韻所謂作平作上作去者截然不可易乃妙第如俗人機之俗字生以其作平難合調輒妄改作世字而玉石俱焚之石字周高安旣以爲石叶

作平則此句第二字用不得平聲如此之類須一一
注明不誤後學乃盡善耳注中會意處偶題數語若
肯縻處偶著丹鉛亦什中之一未盡揚厲至偶有鄙
見願與先生商略之者悉署片紙上方未知當否如
他日過焦先生不識可以鄙人所標并就其雌黃否
也生去冬幾死今僅存視息筆硯久塵不能爲先生
茲刻糠粃刻成望惠一部秋深見過之約山靈實聞
此言矣儻能與呂勤之兄同此行尤勝事也近無拙
刻無可爲報愧且奈何鄴架有魯齋郎劇敢借一錄
不敢失污也不具夏五十有九日

又別紙云

小東封後猶有越調小絡絲娘煞尾二句體先生皆已刪之矣然查正音譜亦已收於越調中且此等語非實甫不能作乞仍爲錄入於四套後使成全璧何如又言

詞隱先生姓沈諱璟字伯英號寧菴吳江人第萬曆甲戌進士仕由吏部郎轉丞光祿性酷好聲律著述甚富詞曲之學至先生而大明於世生平折簡往復盈篋兩書以余校注崔傳而致手墨如新人琴已化錄置後牘聊存典刑又先生以注本寄

還諄諄囑其人勿風雨渡江恐致不虞越三日而別書之踵問已至其周慎如此并識以紀先生之善傳中評語係先生自署故止稱詞隱生云

吾鄉先達

姚江孫比部先生音律最精兼工字學蓋得之其諸父大司馬公者往以質先生先生欣然命管標識滿帙裨益不淺是傳之成微詞隱及比部兩先生雅意良俟又并識於此

千秋絕豔賦

有序附

方諸生

吳郡毛允遂公子出其內所臨錢叔寶會真卷周公瑕爲題曰千秋絕豔命予作賦卷中悉次金元人所爲傳奇語稍波及賦曰

美夫河中麗人洛下書生嫵媚蕙質繾綣蘭情嫣然

色授、睇矣、目成、宛轉、生前之恨、嬋媛、身後之名、爾其
漢臯、春麗、蕭寺、花濃、心勞、金屋、人閉、珠宮、托、爛辭、于
尺素、尋芳、信於、飛鴻、迨夫、佼人、月下、綺樹、墻東、旣、滅
情于、麗句、亦示、赧于、頽容、淒其、良夜、黯彼、回風、於是
酌、卓琴、今多、露薦、韓香、今下、陳雲、捧、瑤釵、不負、明星
之約、粧、留角、枕、猶、嬌在、榻之、春、乃至、玉孫、之草、方、青
河橋、之柳、堪、結、帶、錦帶、于、新、驪、愴、羅巾、于、生、別、投、夜
絃、而、留、連、報、春、鴻、而、淒、絕、環、一、解、于、中、摧、鏡、長、分、于
永、訣、惜、紫、玉、之、張、維、悵、青、陵、之、同、穴、海、填、衛、而、難、平、
血、啼、鵑、而、不、滅、則、有、南、宮、詞、客、北、里、騷、人、繡、腸、欲、絕、

綵筆如新、韻清商于子夜、度豔曲于陽春、亦有丹青
點筆之工、盤薄含毫之史、臆彼多情、圖其有美、高唐
片障、崔徽一紙、未若秦嘉之婦、張玄之妹、麗比舜英、
才方錦字、抽烏絲之逸藻、聊試隄糜、榻粉本之餘妍、
詭傳側理、夫其塗黃乍就、浮渲欲飛、額瞬似語、態弱
堪持、嫵然而狎、俛然而思、粲然而笑、感然而啼、神情
綽約、芳澤陸離、洛水無聲之賦、金荃設色之詞、迺知
凡理有窮、惟情無盡、感可決脰、愁堪彫髻、楚楚短絢、
茫茫長恨、俯仰今昔、我輩差近、噫嘻崔孃、窈窕天人
其儷、張郎才地則鈞、嗟紅顏之薄命、怨錦翼之離群、

抱丹誠而不化，咏白首而難陳。卽顛顛之見絕，仍掩
抑而含辛。悲絕豔于旣謝，寄麗辭于長顰。儻有情之
披攬，當三嘅于斯文。

代崔孃解嘲四絕

紅牋密約逗西廂，杏子花深夜正長。恰見自禁羞不
得，悔將嗔語惱檀郎。

金荷的的照殘粧，誰遣行雲出洞房。花底劉郎元有
路，却攜衾枕恨紅孃。

玉環遙結報雙金，錦字淋漓淚不禁。不爲相思寄愁
絕，可憐淒斷白頭吟。

紅樓消息斷長安、惆悵尋春已較殘、不是羞郎真不起、見郎容易別郎難、

右方諸生舊作賦一首、詩四絕、刻成、余謂曷不綴之簡尾、俾並崔孃以傳、生日贅抑褻也、余曰否、廣平梅花、靖節閒情、世不以是少二君子也、輒命小史益之、

友人羅浮居士識

附評語

十六則

方諸生

西廂、風之遺也、琵琶、雅之遺也、西廂似李琵琶似杜、二家無大軒輊、然琵琶工處可指、西廂無所不工、琵琶

下之世所首身 一ノ先之
三六一 卷之八
琵琶調不倫，平仄多舛，西廂繩削甚嚴，旗色不亂，琵琶之妙，以情以理，西廂之妙，以神以韻，琵琶以大西廂以化，此二傳三尺。

西廂妙處，不當以字句求之，其聯絡顧盼，斐亶映發，如長河之流，率然之蛇，是一部片段好文字，他曲莫及。

西廂槩言，無所不佳，就中摘其尤者，則相國行祠，風靜簾閒，晚風寒峭，彩筆題詩，夜去明來，數曲窮工，極妙更超越諸曲之上，巧有獨至，卽實甫要亦不知所以然而然。

諸曲平仄較正音譜、或時有出入、然自不妨諧叶、試錯綜按之、無不皆然、所謂柳下惠則可也。

中原音韻所謂字別陰陽、曲中精脩、然以繩西廂、亦不能皆合、如點絳脣首句第四字、合用陰字、而遊藝中原之原、與相國行祠之祠、皆是陽字、寄生草末句第五字、合用陽字、而海南水月觀音院之觀、與玉堂金馬三學士之三、何時再解香羅帶之香、皆是陰字、以是知求精於律、政自不易。

西廂用韻最嚴、終帙不借押一字、其押處雖至窄、至險之韻、無一字不俊、亦無一字不妥、若出天造、匪由

人巧抑何神也。

記中諸曲、生旦伯仲間耳。獨紅娘曲、婉麗豔絕、如明霞爛錦、燦人目眚、不可思議。

西廂諸曲、其妙處正不易摘。王元美藝苑卮言、至類舉數十語、以爲白眉、殊未得解。又其旨、本香奩金荃之遺語、自不得不麗。何元朗四友齋叢說、至眚爲全帶脂粉、然則必銅將軍、持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而始可耶。

涵虛子品前元諸詞手、凡八十餘人、未必皆當。獨於質甫、謂如花間美人、故是確評。

董解元倡爲北詞，初變詩餘，用韻尚間，沿詞體，獨以俚俗口語譜入絃索，是詞家所謂本色當行之祖。實甫再變，粉飾婉媚，遂掩前人。大抵董質而俊，王雅而豔，千古而後，竝稱兩絕。陸生儉父，復譜爲會真，寧直此足，故是螿臂，多見其不知量耳。

實甫要是讀書人，山中使事，不見痕迹，益見爐錘之妙。今人曾中空洞，曾無數百字，便欲搖筆作曲，難矣哉。

元人稱關鄭白馬，要非定論。四人漢卿稍殺一等。第之當曰王馬鄭白，有幸有不幸耳。

往聞凡北劇皆時賢譜曲而白則付優人填補故率多俚鄙至詩句益復可唾西廂諸白似由實甫一手然亦不免猥淺相沿而然不無遺恨

今曲以西廂琵琶爲青鳳吉光而二曲不幸皆遭俗子窳易又不幸坊本一出動稱古本云云實不知古本爲何物余嘗戲謂時刻一新是二曲更落一劫客曰今寧必無更挾彈子後者耶余謂余固不爲此輩設也

西廂韻士而爲淫詞第可供騷人俠客賞心快目抵掌娛耳之資耳彼端人不道腐儒不能道假道學心

賞慕之而噤其口不敢道。李卓吾至目爲其人必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而借以發其端。又比之唐虞揖讓湯武征誅變亂是非顛倒天理如此。豈講道學佛之人哉。異端之尤不殺身何待。獨云西廂化工琵琶畫工二語似稍得解。又以拜月居西廂之上而究謂琵琶語盡而詞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此又竊何元朗殘沫而大言以欺人者。死晚矣。頃子復因焚書中有評二傳及拜月紅佛玉合諸語遂演爲亂道終帙點污竟利警者余戲謂客是此老阿鼻之報客爲一笑

天池先生解本不同亦有任意率書不必合窾者有

前解未當、別本更正者、大都先生之解、略以機趣洗發、逆志作者、至聲律故實、未必詳審、余注自先生口授而外、於徐公子本、采入較多、今暨陽刻本、蓋先生初年厓略之筆、解多未確、又其前題辭、傳寫多訛、觀者類能指摘、至以實甫本爲董解元本、又疑董本有二、此尤未定之論、蓋董解元爲金章宗朝學士、始創爲搗彈院本、實甫循董之緒、更爲演本、由元至今、三百餘年、由董至王亦一百三數十年、董解元蓋宋光寧兩朝間人、時代久遠、流傳失真、然其本故判然別也、陶宗儀輟耕錄所稱董解元作、正指搗彈之本、而非誤、誤之者

自淮干逸史始也。董本人間絕少。余往從友人劉生
乞得，以呈先生。先生詫賞甚，評解滿帙，未及取還，爲
人竊去。頃欵中，及武林已有刻本。碧筠齋本間有存
者。余初從廣陵購得一本，爲吾郡司理竟陵陳公取
去。後復從武林購得一本，今存齋頭。而朱石津本尤
祕。卽先生存時，亦未之見。余爲友人方將軍誠甫所
贈者，憶徐公子本。先生亦從世人以綿搭絮二曲爲
落韻，聽琴折擬，改幽室燈青爲燈紅，下一層兒紅紙。
幾梘兒疎櫺，爲一匙兒糲刷，幾尺兒紗籠，問病折眉
黛，遠山二句，爲眉黛山尖不翠，眼梢星影橫。參等語。

皆別本所無蓋先生實不知此調故有中數句不韻
一體故余注本皆棄去不錄暨本出頗爲先生滋喙
余非故翹其失特不得不爲先生一洗刷之耳

實甫嘗作絲竹芙蓉亭劇其仙呂詞一折風流綺麗
特稱妙絕吾嘗恨竚立閒階諸曲殊傷莽率今錄附
簡末以供好事者下一擊節

仙呂點絳脣

附

王實甫絲竹芙蓉亭劇

天霽雲開月華精彩南樓外行過庭階我潛立在

湖山側混江龍

今夜箇百無妨礙洗乾坤風

露淨塵埃冷清清風搖翠竹白泠泠露滴蒼苔風

跡二字不顯
別是一格元
以常用此體

力緊寒侵金縷衣、露華涼、冰透繡羅襪、輕移蓮步、
款轉雕闌、簾篩月影、燈晃書齋、又不敢呼名道姓、
我則紫蹻足潛踪、悄聲兒、獨立在窻兒外、想着俺
懷兒中受用、怕甚麼臉兒上搶白、

〔油葫蘆〕

我

着這瘦聳聳香肩、將門扇兒挨、你試猜、止不過月
明千里故人來、則我這後園中晚謁文章伯、你不
肯秦樓夜訪金釵客、外面兒模樣好、就里最爲事
反、我不比你窮酸餓醋、教君怪、不放叅緊閉定、讀
書齋、

〔天下樂〕

恰做了十謁朱門、九不開書齋、

好幽哉、不曾有俗客來、將舊幃屏幾扇兒、臆下擺、

戀蝴蝶床榻兒窄，夢梅花紙帳兒矮，秀才呵，你正是成人不自在。

〔村裏逐鼓〕

你休教一時風火

燒了嘴，百年恩愛，則爲你衾寒枕冷，咱廝敬重，一家無外，你這般假古撇，喬身分，粧些台孩，可知道死了杜甫，亡了韓愈，泔殺李白，你可甚賢賢易色。

〔元和令〕

便有那曹子建七步才，還不了龐居

士一分債，他那般氣昂昂，曾次捲江淮，你可是酒腸寬似海，則想我夜深私出繡房來，實丕丕擔着利害。

〔上馬嬌〕

一來是天帝差，二來是緣分該

則你那咻宋玉，自裁畫，待將這無出路巫娥推在

門外我爲甚來，乾教我空下楚陽臺。
遊四門

恰正是蒺藜沙上，野花開，可不道疑是玉人來。則
爲你冷清清難把長更捱，砌下亂蛩哀，哈，我特地
探多才。
勝葫蘆 枉教我倚定門兒，手托腮，休

將那不睹事的話兒揣，小的每天生酒量窄，道的
我速速的眼跳，氤氳的耳熱，忽忽的燦雙腮。
篇 你見我兩朵桃花上臉來，則怕你悔後也棟

梁林，哎，你箇秉燭顏叔自鑒戒，兀的般月斜風細。
更闌人靜，天上巧安排。
後庭花 保親的論孟

白：主婚的唐宋策，送女的霜毫筆，守親的是石硯

臺你既怕女裙釵無心擔待枉將伊厮定害王子

高不好色周瓊姬忒分外草文君事不諧

兒 哎你箇漢相如休怪則要你溫和和我浸冷的

羅襪教我羞答答的嬾把門程驀哎你箇梁山

伯不采我祝英臺羞的我快快而來

你則怕擔煩惱惹罪責爲姪兒恐怕尊姑怪書生

不好陰人愛你莫不一家兒受了康禪戒量這箇

綵雲喫打有何羞尚允自文王下馬將荆條拜

尾聲 得了首有情分斷腸詞自惹下無剗斷相

思債這箇小書舍天寬地窄也不索對天地說

盟山言誓海，嚼則是常川。似今夜魚水和諧，謹裁
排，我怎肯教信斷音乖。則要你常準備迎風戶半
開，來日箇一更左側，你倚門兒等待，我則等的夫
人燒罷夜香來。

永興蔡迦陵寫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考卷六 終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跋

嘗觀古今典籍百千其體傳
奇亦一體也夫都有事實即
有紀載有紀載即有校注校以
正之使句字之善者芟殘者
補注以解之使意旨之迷者

豁絕在聽古人觸疑於睫莫不
求辨於心而况傳奇女傳奇
稱最善者要在濃淡得體而
實不繇粧抹成近世製劉洪
則嚼蠟芋味濃則堆繡不勻
斯亦無庸校注已至如古本西

廟元劇世劇尚元上諸劇尚西
廟盡人知之其辭解穠婉麗
穠在評為佳工洵矣但元屬茂
世每獲用本色語而西廟奪人
情描寫以刺骨語不持婉麗
沁人心髓而平冷處著非間

處寓趣咀之更自雋永一二似字
以本語難思別而意實易之徒
取艷詞形法款吟而吟与肖能
狀未有言也是不足為西廂寬
哉且遇崔者微之也而會真記
以張易元此古來瀟灑之士若

隱現以俟自明苟聽其移甲乙
混彩蔽而不為闡晰則微之與
崔娘一片映對心情鬱勃不得
達昔人有靈當必嘆百年無知
已也吾郡方諸生王伯良氏受業
徐文長公文長解實有在甚確

梓行於時伯良宗其說拓以已
意訂訛剖疑極校注之妙而累代
注名流辯駁瀆源交口作元崔
澄古伯良漢彙考成集且彙考
中仍不遺校注焉余參究之餘
見其整而有次如苗然耨井而

有緒如絲向理詳而不漏如紈
輞川種之具備非靈心為根而
敷以博雅在寧有是耶此真
西廂善本也付剞劂廣為傳
百世而下欣慕往蹟不若稽覽
無地其在斯編也夫

萬曆癸丑歲嘉平月山陰朱朝
鼎書于香雪居

